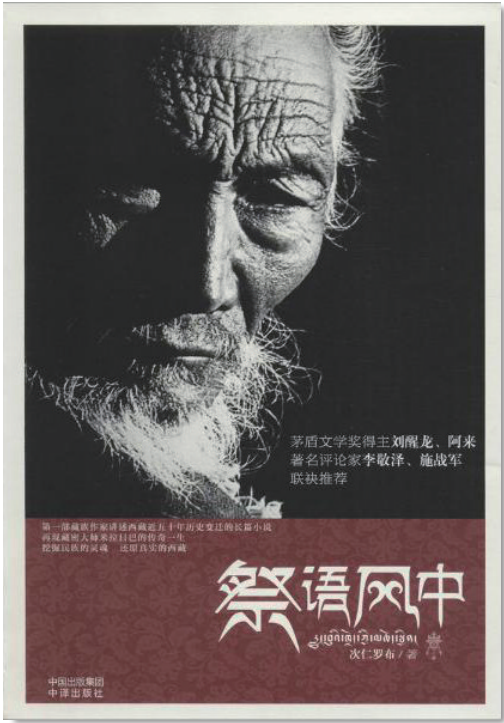


青藏高原的生命律动



《祭语风中》
次仁罗布
中译出版社

帕崩岗天葬台山坡上的简易棚子下,晋美旺扎和希惟贡嘎尼玛相对而坐,“扎玛如”和摇铃声开启了封存

50年的记忆……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《祭语风中》以此拉开了序幕。

西藏这块神秘而神圣的地方,堆积了诸多悲壮的英雄故事,也造就了豪迈、粗犷、坚毅、深沉的民族气质,这样一种幽深广远的历史、精神充盈的环境,天然地给予了作家次仁罗布施展理想抱负、揭示民族命运、倡扬民族精神的深厚渊源。正如作家所言,“为了完成一个心愿,通过反映巨大历史变迁中最普通藏族经历的那些命运起伏,来表现整个民族思想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”。小说对青藏高原半个世纪的历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也把行走在青藏高原、命运各异的人物领到读者面前。他在这些人物身上,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对藏民族善良的祝愿。小说展示了一个个坎坷痛苦的人生悲歌,浸透着作者在无常人生中历练心智的理想。虽然经历着贫苦困顿、无妄困惑,但拼搏和求生的强烈愿望在一代代人前行的足迹中并没有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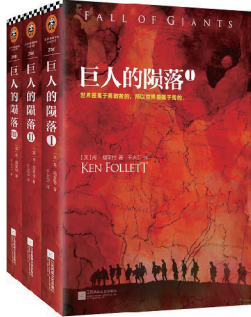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以积淀着丰厚民族文化内涵的青藏高原为特定时空,将西藏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、社会变革放置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加以表现,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壮与信念。作家颇具史诗意味,力图尊重历史事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。凭借着常年的生活经历和20多年的创作经验,次仁罗布对50多年来西藏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叙写。小说分上下两卷,上卷以西藏解放前的动荡生活为表现领域,下卷以西藏解放后的风云变幻为表现主题,

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。5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,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,本身就构成了具有史诗性质的现实生活景观。就文学书写而言,离开了个体生命体验这样一个认识与价值的角度,所有关于历史的认识与叙述都难以获得充分的意义,只有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,才能更深邃地触及历史的深处与经验的精髓,所以作家改变了传统的宏伟叙事模式,从普通民众的生命经验角度来叙述历史,使历史的进程清晰可辨。

小说中的希惟贡嘎尼玛,可以看作是藏族精神信仰与文化血脉的化身。尽管他经历了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,并且在当今加入一个已然“全球化”了的文化格局中,但他能够保护自己的世界观和信仰免遭毁灭。这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,得以逃脱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的吞噬与整合,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记忆方式。所以说穿越物化世界,关注人类生命意识,倡扬人类原本的精神神性之美,使次仁罗布的创作区别于其他藏族作家,也构成了适合自己自由发展的个性格局。

小说呈现了藏族民众的内心精神世界和自我救赎的过程,揭示出民族的许多悲怆隐痛。作家写出了浮世人生的沧桑,使文本具有厚重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力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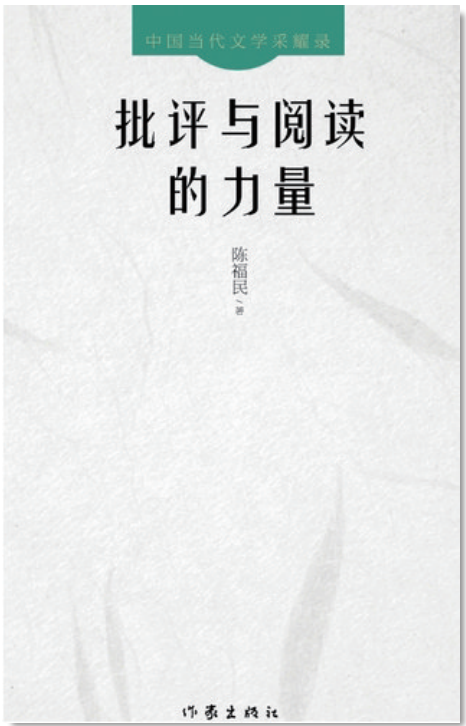
(来源:新华读书)



《巨人的陨落》
作者:肯·福莱特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,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——威尔士的矿工少年、刚失恋的美国法律系大学生、穷困潦倒的俄国兄弟、富有英俊的英格兰伯爵,以及痴情的德国特工……本书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,丰富深刻的人物形象,以及一个逝去的时代鲜活的再现,构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。

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与节制



《批评与阅读的力量》
陈福民
作家出版社

文学批评是一种议论别人的工作。同时,文学批评不断遭遇别人的议论也在情理之中。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,一直处于波涛浪谷之中,毁誉参半几乎就是它挥之难去的宿命。但是,无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运如何,它一直存在并发展,大概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它并非可有可无。文学批评家陈福民出版了他的批评文集《批评与阅读的力量》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上述论点。

陈福民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。二十余年来,他一直在文学生产现场,重要的文学会议或重要的文学评奖,都有他的身影出现,他有大量

的文学批评文章发表于专业媒体上。因此,他对当代文学、特别是小说创作整体状况的了解,几乎了然于心。

说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有自我要求,首先与他的见识有关。他在“自序”中说:文学批评“是一个现场行为,具有即时性与随意性,往往不是完全可靠的。这种考量在判断力与审美感受等方面提出了知识的优先性原则问题。譬如我们可以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感或历史深度,却旗帜鲜明地反对‘文学史研究批评化’的倾向。这个意思是说,文学批评的现场感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间

距,由于其具体的经验描述与感知通常会转瞬即逝,难以在知识构成上取得有效性的成绩。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文学批评比较不利的认知,以为文学批评就是某部文学作品阅读之后简单的读后感。更由于随着社会转型、文学商业活动的广泛压力,文学批评经常会在正当的批评活动与商业宣传之间游弋迷走,并因此损失部分荣誉。但没有人能够否认,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,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。”这种对当代文学批评性质和现状的理性认知,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做到的。对许多文学批评家来说这种认知并不是自明的,随波逐流的所谓批评家随处可见。因此,陈福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自觉,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。

陈福民不是那种“鲁迅研究”、“文学思潮研究”、“文学史研究”等有“术业专攻”的专家型批评家。他的研究对象就是“当代文学”。在这个无比宽泛的领域里,如何选择言说对象,关注怎样的话题就尤为重要。陈福民一直关注当下最前沿的话题,从最新发表的作品到新媒体文化,从旧影新知到新文明的兴起。但是,陈福民绝不是那种追新逐潮的批评家,他的批评与时尚没有关系。这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整体修养有关。在文学学科对当代文学还怀有偏见甚至歧视的今天,他并非意气用事地指出:当代文学批评是最难的,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对它的上游知识有所了解,对西方相关的学科有所了解。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,当代文学批评是难以进行的。因此,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,他对本土古代文学、近代文学,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,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。这一点,在他的“当代小说史识”专辑、“批评品格与致知”专辑中一览无余。在其他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中,古今中外与论题有关材料,他几乎耳熟能详信手拈来。这使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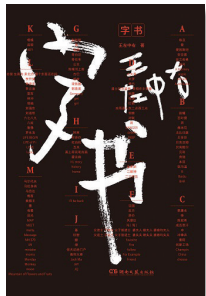
批评文章视野开阔言之有物而不流于空疏或空转。这就是批评的有效性或历史感。

这是一个学术上不讲节制的时代。学术除了权力关系之外,人文科学学术成果的量化标准,使大多数学者对数量的崇拜趋之若鹜。学术成果像卖白菜土豆一样,数量越多、规模越大就越有分量。这个可笑的标准在学科评估中大行其道畅行无阻。虽有学者著文抵制但如死水微澜,体制力量之强大是难以想象的。

陈福民工作在社科院,在当下的体制中,社科院几乎是一块所剩无几的学术飞地。它可以容忍学者短期内不写或者少写文章,而更看重一个学者的综合影响,文章发表在哪里并不那么重要。“英雄不问出处”只有在这个单位可以实现。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的自我要求,使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显得不那么急切,不那么功利。他对批评的从容显得非常曼妙,这种曼妙可能很少有人能够体会。因此,陈福民的文章大多以短制为主,类似《理想小说、理想作者与文学史》、《长篇小说: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》等下笔万言的文章并不多见。事实上,陈福民不是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,他论述张承志的博士论文煌煌几十万言,只因他觉得还未达到自己的期许而放弃了出版。文章是否有价值,它的长度并不是唯一的尺度,见识才是文章的命脉。陈福民那些短制一经发表,总有人公开或私下议论,或者说,陈福民节制的言论在文坛总是有反响,在这个时代有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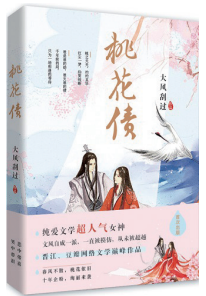
从事文学批评,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,批评文字就是一种人生态度。陈福民一边可以积极有效地介入文学现场,紧拉慢唱地表达他对当下文学的看法;一方面,他也可以下围棋、聊大天、围观喝酒、开车走遍中国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他是一个儒生,他也是一个侠客。

(来源:新华读书)



《字书》
作者:王左中右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以“文字”为核心进行创作的一本图文作品集。通过重新拆解和组合汉字笔画、英文字母、图形轮廓,将字和名人、国家、品牌、社会事件等结合起来,用字来记录事件、表达观点、讲述故事。



《桃花债》
作者:大风刮过
出版社:中国文联出版社

本书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情感故事,更是对命运的探讨。丞相公子宋珧迷恋花魁瑶湘,瑶湘却与一个穷书生情投意合。失魂落魄的宋珧因机缘会误食了仙丹,就此飞升成了神仙……